

口述

光岳楼买笛记

□ 庞洪锋

56年前,我曾和同学骑自行车往返50多公里,到古楼(光岳楼)买了一支竹笛。

这支竹笛,陪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少年时光。

那时,我刚上初中。父母在东阿县顾官屯前秦村租房子居住。房东爷爷虽没上过几年学,懂的知识却不少,说起古楼来,头头是道。房东爷爷说,想当年,乾隆皇帝都在古楼上睡过觉。我觉得房东爷爷懂得多,就说爷爷您真厉害,他呵呵笑出了眼泪。

房东爷爷告诉我,古楼最下层,就是卖东西的,种类很全,要什么有什么。有笛子么?我问。房东爷爷稍稍愣了一下说,有,当然有。从那以后,我就有了一个愿望,要到古楼去一趟,买一支称心如意的好竹笛。

想到聊城古楼买竹笛,首先得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。听房东爷爷说,我们这里离古楼有五十多里地。那时坐客车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。我曾暗下决心,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。当时,父亲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,除父亲下乡骑,其他时间,常常被乡邻借去骑着办事。我与会骑车的同学杨树商量后,将学骑自行车一事定在了晚上。

学校前的大操场,是我练习骑车的好地方。我小心翼翼地坐上车,杨树手扶后座防止我摔倒。也记不清学了多少个晚上,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。刚刚学会骑车,我还不路上大路。可是,当

时我心里已是迫不及待了,连做梦都是到古楼去买笛子。

不能再等了。我和杨树商量了出行时间,打算星期天就出发。我告诉父母星期天我要去古楼买笛子,父母同意,给了我钱。

星期天一大早,我早早起来,吃完饭叫上杨树,我俩就骑上了聊滑路向西而行。当然是杨树驮着我。

由于兴奋,杨树蹬车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没过多长时间,我俩就进了聊城城区。远远地,我们看到了雄伟壮观的古楼顶,很快就到了古楼前的那条大街。只见街上行人如织,两旁的商铺一家连着一家。我俩从古楼东门进去,只见往里靠右侧是排柜台,柜台里摆放着一些商品。我满怀期待地问售货员有笛子吗,售货员说有,就给我拿出一支竹笛。

这支竹笛比我已有的那支要长,笛身有黑色的花纹,两端各有一个白色的箍,笛的尾端刻有四个楷体字:天津静海。我问售货员,能试吹一下吗?售货员笑着说,可以。我小心接过笛子,轻轻摩挲着,从兜里掏出一个特意带着的蒜瓣儿,往贴膜的那个眼上拭了拭,增加贴膜黏度,然后认真贴上笛膜。不知是紧张,还是激动,我捏笛子的双手有些抖动,稍稍凝神静气后,我把手臂慢慢支撑在柜台上,轻轻吹起来。

我吹了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《太阳出来照四方》其中的一段,又吹起《毛主席来到咱农庄》中的一小段,也许是因为

渐入佳境,我的双手竟然不靠柜台支撑也不发抖了。那位售货员说,年纪不大,能吹的歌还真不少。我听了,心里得意,脸上微微热了一下。

我高兴地付了钱买下这支竹笛,随后和杨树在古楼东侧的小饭馆里吃了饭。我俩吃的大包子,杨树吃了三个,我吃了两个,每人还喝了一碗鸡蛋汤。吃过饭,杨树驮着我向着东方匆匆骑行。刚出城区,因为开心,我胆子大起来,说,我骑车带你。杨树问能行吗?我没搭话,双手握把,翻身上车,我说上啊,杨树说已经上来了。我两脚用力,向着家的方向奋力骑去,感觉没过多久便到了家。

回家之后,一些吹笛人闻讯而来,欣赏我从古楼买回的竹笛,来的人有熟悉的同学,也有不相识的校外吹笛爱好者。我们切磋笛艺,交流提升,还听说有的人也骑自行车到古楼去买了中意的笛子。

我请音乐老师马老师帮我校验新买的竹笛的音准。马老师校验后,笑着说,每个音阶都精准。

因为这支竹笛,古楼在我心中越发亲切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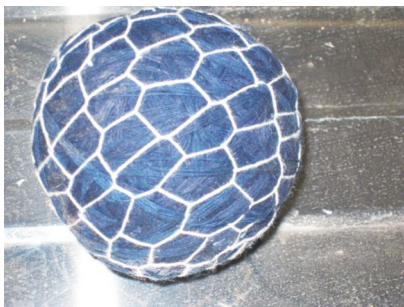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,我们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,负责人是马老师。宣传队成立了乐队,好友华拉二胡,我吹笛子,我用的笛子就是从古楼买的这支。

这支竹笛陪伴了我几十年,现在,每当我看到它,心里还是会涌起一股暖流。



◀作者在光岳楼买的竹笛

儿时“打蛋儿”



“打蛋儿”用的线蛋儿

□ 刘旭东

周末在小区里看到孩子们做游戏,玩得不亦乐乎,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和小伙伴常玩的游戏“打蛋儿”来。

“打蛋儿”流传在鲁西——准确地说,是流传在聊城、德州下辖的临清、高唐和夏津三县市交界处农村的一种传统的儿童游戏。说是游戏,其实也是一种体育竞技活动。“打蛋儿”的工具两样:线蛋儿和木棒。线蛋儿是用丝线做成,圆圆的如鸡蛋般大小。最里层放一块小砖头之类有点重量的

东西,然后用丝线层层缠绕,最外层用针织结网裹紧。木棒则可凭自己的爱好选择,枣木、榆木和杨柳木均可,长约一米左右,也有使用长方形木板的。

“打蛋儿”的游戏规则比较简单,人数可多可少,一般四人以上,但必须是双数,以便均等地分成甲乙双方。玩之前,在大街上或村头平坦的空地上,用木棒画出一个大约有一间房子大小的方框,谓之“城”。甲方站在“城”外边沿上,由一人持木棒将线蛋儿打出,乙方的人就远远地站在对面尽力挡住这迎面而来的线蛋儿,然后将线蛋儿从甲方“护城”人的头顶上方高高地投掷过去,让站在“城”内的自己人接应。如果接住了,或是虽然没有接住但是线蛋儿落在城里,乙方就算赢了。然后交换场地,反守为攻。当然,如果乙方有人将甲方迎面打出的线蛋儿用手接住,那立马就算赢了,不需要再往城内投掷。

当乙方向城内投掷线蛋儿时,如果被甲方接住,那接住线蛋儿的人就不需要用木棒打了,而可以改用单手朝乙方远远地抛出去。乙方拼力接着、挡着。

如能接住,乙方赢;接不住,甲方就跑向线蛋儿落下的地方,拾起线蛋儿继续用木棒打,如此,乙方离“城”更远,更不容易把线蛋儿投回“城”内。

小时候,我非常喜欢玩这种游戏。每逢星期天或者节假日,我就拿着母亲做的线蛋儿,掂一截早就预备好的木棒,呼朋引伴,兴高采烈地跑出去“打蛋儿”。那时候,大街上没这么多车辆行驶,完全可以放心地玩耍。我们也常常到野地里去玩儿。这游戏不光是小朋友们爱玩儿,不少二十几岁甚至三四十岁的大人也爱玩儿。村里有个叫大山的小伙子,是“打蛋儿”的高手。他不仅打得准、打得远,而且很善于用手接蛋儿。看准对方高高打过来或投过来的线蛋儿,他向前或向后疾跑几步,伸出双手做捧东西状,就能轻松将对方欲从头顶上投过去的线蛋儿稳稳地接在手里。有时候,他还能高高跳起,用一只手接蛋儿,谓之“把里攥”。那动作,极其娴熟而麻利,赢得队友热烈的欢呼声。他“打蛋儿”的动作也非常漂亮,像练武功一样深深扎着马步,左手将线蛋儿高高抛向

空中,在线蛋儿落下的那一刻,他右手挥动木棒,准确而有力地将线蛋儿“啪”地一声打向前上方,线蛋儿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,落下去。对方的人往往因估摸不透他的劲道,致使线蛋儿高高地飞过他们的头顶远远地落在他们身后,追也追不上。

别看这只是个简单的游戏,我们那时候却玩得特别尽兴。甲方、乙方全都大声呼喊、跳跃着,跑跑停停、进进退退、打打接接,兴奋不已。碰巧了能将对方逼攻到很远,一直攻到邻村附近,到吃饭的时间了大家还没结束战斗。那种热闹、那种卖力、那种欢快的场面,令人向往以至于沉迷。冬天那么冷,北风呼呼刮着,我们因常常痛快地玩出一身汗,并且极少有人感冒。

算起来,我有五十多年没有见过这种“打蛋儿”的游戏了。它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,并且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但是,我还幻想着,像“打蛋儿”这种曾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记的乡间传统游戏项目,还能在新一代少年儿童中流传开来。